

永樂大典

六

卷七千二百三十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二

思賢堂

元一統志在綿州宅繪楊子雲杜子美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蘇子瞻唐子西九賢像一在成都府郡治畫社工部蘇東坡文學士三賢像台州志堂在郡學祠舉文簡公

士安章文簡公得像元章簡公絳皆舊侯有惠政後至寧輔黃州府志堂在黃陂縣尉廳程珦調官于此二程先生實生焉後人思慕之因以為名嘉熙兵廢此陵志堂在道院西嘉泰間趙守善防建永陽續志堂在常衡廳東本清風道院故基並金知郡任內起造蘇州府志堂舊名思賢亭祀韋白劉三刺史在府治古木蘭堂之左中更兵火紹興二十八年蔣璇重建改曰三賢堂三十二年洪遵又益唐王仲舒宋范文正公更今名唐刺史左司郎中洛陽韋公唐刺史太子少傅太原白公與地紀勝堂在瑞昌雙溪通道之傍元祐中縣令朱楚材建因唐元次山立容州志堂在容州祀元結次山王翊宋豚戴叔倫幼公韋丹文明本朝王次翁丹訓耕織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一

學校結身踰蠻首綏定八州相擒殄賊帥悉復故地叔倫招懷羨落威名遠揚廣德軍志堂在廣德軍學繪文正范公仲淹紫微錢公公輔數文洪公興祖皆以興學校之功也永州志堂在永州學繪周濂溪范忠宣翰鄒道卿張忠獻共為一堂榜曰思賢建安志隆興初陳正於郡治東為堂後韓元吉於北園得楊文公詩碑立於堂上命之曰思賢永豐縣志至和初段縉為宰官舍置思賢堂維楊志堂在州學嘉定戊辰教授彭方嘗建七賢堂以祠忠獻韓公時文忠歐陽公等集賢劉公整正獻呂公公文忠蘇公公忠肅陳公公忠敏任公公寶慶元年岳公可攝守是邦撤而宏大之以內翰王公禹偁正獻杜公公孝肅包公公忠肅呂公公吉學術名節亦七賢之亞併附益焉扁曰思賢堂今繪像凡十有六元憲宋公坐侍郎鄒公達侍御李公禹清獻崔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皆端平以後所增也岳珂記曰有土而祀于國其享以世古之制也有德而祀于學世逾久而德逾尊其享以人雖戾乎古因民心也國之祀有常世盡而毀禮極而後征而載主遷而勝社所以祀者惟其有是土也德降而禪衛絕以家紀去其國民然而民莫之思則昔之記者勢也非心也民之祀無常因時而置守令設邸而朝京師獻酌奉祀一於王室其有土者固不必有祀

也遺烈在焉桐鄉之祠睢陽之廟雖閱千歲常如一日則後之祀者非復繫乎土也心而已耳是故恃德者祿恃物者遷祿祿者常足以動夫人之加勉一物之失所恃則晉楚之富齊秦之強終不能一日擅附于天下此天理世變之相為低昂而非特關乎區區鐘鼓俎豆之末言舉斯心以占乎民愛忘一機斷可識矣揚州古都會自禹鑄禹奠方迄今民與地俱歷萬古而不易者僅可一二數三代而上折封啓胙介于勾吳弗復詳見踪漢迄唐裂地而王分部而刺建國而掌以內史名郡而長以大守府而都督軍而節度圭組相望前英後哲今幾何人方居位時駕車駝輿崇牙列纛舞六脩驅八駒尊崇赫奕固足以窮一時之盛年運而往情隨事革凡柘于國配于社祭野如澠泣碑如峴慨不少存惟五賢者祀于泮宮歲時牲幣具禮無廢又有配位以侑其食斯人也非德足以垂世足以及民足以固結其心使至於久而不可解而誰為之也珂生最晚嘉定癸未歲六月以東淮讓節來攝守符始至而謁先聖又拜于東序顧瞻遺像問之邦人則指而曰韓忠獻也呂正獻也歐蘇二文忠也集賢劉學士也是皆嘗以名德之重位乎吾邦也又指配位曰諫議陳任二君也是立節荷靖間直聲在國史而墓乎吾鄉者也相與咨嗟深淺以思民則曰安得復見治

平元祐之世者乎士則曰安得數君子尚在使之幅衣趨隅以廸聞見乎官與吏則曰安得所事如此諸賢得以稱其職而安其業乎珂退而嘆曰彼若人也仕而歲年紀而百世思而至于今弗渝紹聲猷繼軌躅其無人乎哉既又曰思而祀祀而久是必非苟然者棟燒圮圯以急予而思是有位者之責不可以弗葺也會遠聲方亟力且未暇居一年珂將合符以歸郡有故事以錢二百萬贐珂顧不取則近名又誰不可入私橐乃脩以美俸盡歸于學俾博士陳君至幕府艾君丑撤而折馬儀圖先賢以附益之覽于圖牒喟然作曰是邦也昔之守者如杜正獻呂忠穆以勲以德致隆平而佐中興非韓呂之並歟如王內相以文道勦致時君沾丐後學非歐陽蘇劉之倫歟如包孝肅如唐質肅直節洞穹壤勁氣沮金石其眠二諫議人異世而若合符節者列之新祠以對風烈夫孰曰不宜於是鬆惺坐程以尊繪事築堂峙廡以侈神廟亦既考室又自簾所治什器飾牖闢街轎遣送以相其成竣後之日珂既還治南徐不克執奠揚之士民相帥共集祠下酌酒以落之有出而揚觴者曰君子之有斯士也求以復乎茂者也是數人者非有以獲乎民則昔雖祀也安在乎人之不我去今雖增也安知乎人之必我從夫尚安靖以壽國脉起轡危而定邦紀振斯文以植

名教守遺直以追古誼一于此獲乎民之其也起敬起慕無厭無斁舉之而人莫敢廢益之而龜弗克遺是其獲之也以心也不以外也世可久也祀可捐且益也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彼刻桷丹楹飾則華矣賜墳銘鼎事則夸矣抑斯堂之所託以不朽者端不在是繼自今建隼馮熊之士接武以幸吾土者苟惟登斯堂睹斯像尚友百世膏澤下乎民馨烈昭乎時則因心之祀方且日增月衍之未艾奚止如今日之所觀一或反是則車馬羽旄不足以動喜色詩歌金石不足以文實行是雖輪奐之美聲容之盛百倍於往昔而斯民之心亦不過感今而慨古徒有不勝其思者矣有土者果何擇耶二君以書來告珂不走也承乏而亟代已無與乎此抑人有公言蓋所以望夫居位者也使斯言而常存也則凡三日之謂二序之薦每一見之者必且肅然動心思有以大慰乎邦人之願珂也蓋亦有斯須經始之榮焉孔子曰見賢思齊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後之為政者舍孔顏其何師用稼樂石以聲民意寶慶元年四月辛卯朔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簽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宜屯田岳珂記并書又詩云傑宇聳聯接孔胄盛朝人物仰堂堂憑熊曾識棠陰芾晞驥何堪靴政揚配祀有人存折

永樂大典卷三百六

三

檻奉祠無路愧題采平山遺像猶多闊卓趣春風萬羽觴江統忠詩詩書流澤自宮清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羣牧盛惟揚固應奕世忠功德曾為皇家作棟梁生晚敗期師軌躅寒泉一勺萬春觴永陵志張商卿永陽思賢堂記思賢堂者永陽郡廳後希貞堂之故址大字張商卿所創建也郡經兵火廳圮而堂亦不存今垂六十年瓦礫丘墟榛莽翦蔽勝殘之氣未復見昔病之累政瞑睨莫敢舉惜民力也淳熙壬寅秋予初到官瞻顧既嘆暇日謀卒來畚除蔓雜繚為垣墻念欲規恢鉢積得錢不滿十萬歛材售之上江厥後董之暇兵火負偃植埠瓦竹蘆不以語民悉營諸市皆先優給其直取期而償至者不爽幸歲屢豐工用畢集明年堂成化為屋五楹規模輪奐弗僭弗偏鳩餘何隙旋加增繕又明年周圍廊廡悉以灰告燈夕邦人和會因以落之父老感泣合辭而前曰維濬之為郡自隋而始名至唐李幼卿韋應物李紳贊皇公出守而名始彰至本朝王內翰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諸公出守而名益大震地禍晏舟車之運不通民用儉嗇唯耕鑿是務風俗號為近古實皆曩昔賢太守薰陶漸漸反朴還淳之賜郡治舊雄社亭館無慮十餘所希真堂乃

其一也。山川之秀于游于觀見之歌詠者多矣。今雖無事，標月未害于治。若夫拊摩之術，鎮靜之方，盡亦致思。前賢之施設，晚夜攸攸，舉而行之，顧于後者乎？遂相與頌慶，曆集中羅疇之詩，請榜之曰思賢槩。予何人？其敢不勉。滁今為極邊郡，租稅之復力役之寬，朝廷勞來安集之恩至矣。古人所謂繭絲保鄣者，可不致思而知所先後哉？於是父老樂甚，又從而歌之。曰：偉哉斯堂！知所究矣。前直郡廳胡能就矣？滁山之木，維其茂矣。滁陽之民，維其阜矣。遲之歲月，所積厚矣。有志者竟成之，惟恐後矣。悠悠我思，式諗來者。淳熙十一年歲在甲辰正月望日，朝散郎權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古括張商卿記。吳郡志：乾道大吳郡思賢堂記。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常白劉三太守，更兵燼火之蓬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鄙望洞庭，略其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駭天，旁無邊垠。而石促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鼈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罔罔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瀕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饒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爲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谷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更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美於五君子者，意將述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朞暮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馬，竊願詫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建安志，趙倪思。

永樂文卷七千三百三十六

四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賢堂記 思賢堂者，臣監周公為故端戶周公名也。紹興二十九年，端戶公自御史出持節于閩，實為常平使者。後二十有二年，歷十有八政，而臣監公踐其職於端戶公則門人也。感崇陰之旨，懇念九原之不作，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想見也。於是即治所，悠然堂之北，鄉榜之曰思賢。已而臣監公以召來中都，一日訪思曰：「吾之於端戶公義不敢忘，而名堂之意不可無述也。」其為我記之，思辭不獲命，則復於臣監公曰：「端戶公之清名峻節，表表在人。凡吾黨類思之，豈特公也哉？」然則公之所以思之，亦有深於他人之思乎？將無近私非公乎？公曰：「然。吾之思之也，固深於他人而出於吾之私也。」是乃所謂公焉者也。始吾之學未就也，端戶公勉之，其官而美實也。公益以宋大儒之自其為御史以至近從，每論薦未嘗弗我及，而非待我之求也。吾命數奇，公薦輒齟齬，我則感之甚於其薦之行也。噫！公其苟可忘也已！士固感於知己，則吾思公之深，宜有甚於他人。人雖以私議我，我固不得避也。思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足以激頽風，厲薄俗矣。且思聞端戶公之在閩，閩之人尤德之。今堂之名也，將見趨其庭，升其堂，求所以命名之故。」思端戶公之賢而不復見也，莫不咨嗟歎息相戒以久而勿忘，則堂之名豈苟然哉？端戶公諱操，字元持，臣監公名頤，字元吉，皆吳人。於忠為丈人，行淳熙十一年七月八日，宣教郎太學博士倪思記。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公頤書。鄱陽圖志：朱倚菴易思賢堂記。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仲冬之暮，南陽安侯領麾鄱陽涖政之暇，乃鳩工集材於府宇西構屋數椽，彙續往昔賢太守之像，自晉及清，自隋及唐，迄于我宋，凡九人焉。命其名曰思賢堂。此安侯有志於民，故思古之賢守也。爰命匠氏程功，致効梁稅，端平櫺桷，齊直高甍，宏開飛宇，仡仡然梁粉壁。朱丹間節，不費乎財用；不勞乎民力，經之營之，與成之於不日。斯堂之大觀也。祁祁德容，有采蘋雍冠，并義義藻服，稱物天資，道貌玉裕，淵中英暉，峻發績色，程功望儼，即溫婉然，其存明明乎？盛德之士，此九賢之真像也。雖然，其人云淡，厥猷未墜，為國進賢舉孝，興廉德溢此土。歷十三年，周子魚乃其人也。開設庠序，招來學徒，翕然向風，人四百餘，民化俗成，千里無誅。思被乘，走庭集祥，烏虞允源，乃其人也。治狀稱嚴，政聲尤著，曰梁曰李，卓然高步，馬歷三邊，係出扶風，柳明世務，來自河東。師鄉內史，六年政通，吏畏民懷，剗石傾功，具誰能同？魯國顏公，逮乎有宋，慶曆之間，范文正公出守此邦，以經術飾吏事，以道德移風俗，親養士子，興薦禮部，故厖眉皓首，尚能言之。隋唐以還，治未之有。此九賢之大業也。歷世綿

遠流風善政厚德美蔭傳今不朽容貌顏色煥乎丹青燦爛屋壁與日俱
新想其風流而求其治績採於樵澗而知其懿美聽其歌頌而究其善政
心之云慕而形于念慮此安侯之思也傳曰在則人至則書觀于績壁所
思思其人授于往謀所思思其事思其人不可見也思其事有可繼焉鷄
鳴而起念茲在茲思在乎心即作於其事作於其事有利於其政者行之
無已也思在其事即作於其政作於其政有利於其民者隆之無抑也此
安侯之所思有在於是故下車奉幕中和樂職惟懷美政格于上下教化
明習俗成政平訟理公庭可設羅曠時無一事四民謳吟滿野和氣躋一
方生靈於春臺之上鼓舞涵承莫知所之故士歌于庠農歌于耕行旅歌
于九塗之衢百工熙熙歌于居肆其辭曰鄱湖之水清兮可以涤吾心鄱
湖之水濁兮可以濯吾塵清斯絳心濁斯濯塵君子得之而直生小人得
之僅免于刑則遭善遠罪有不待勸沮之行公之所思日見之成其豐功
茂績高矩盛美古其有乎若夫峻亭榭崇圮壘丹檻繡桷雲楣刻桷區別
花卉榮華惟石春賞采除英秋酌清溪月舞女歌童遏雲迴雪珠復席上
相與快樂此豈為政之本耶與夫肅慎刑罰審決獄訟整綏薄符明嚴期
會此齊為政之小者也未若勸風化有志於民思古人之治績以復於今

永樂文卷三百三十六

六

矣夫興功立事有為於世者或相期於同時或相望於異代此立堂所思
之深旨也余鄰里相比雞犬相聞與夫親承下風播在人口得之尤詳故
輒叙陳於言元祐六年宋鄭卿鄭溪集江寧縣思賢堂記自太祖皇帝
得天下命曹冀王以舟師取江南拔其都以為江寧府當時之富貴繁華
隨而磨滅乎荒壟斷塹之間然其左江右山龍虎蟠蟠猶有故都之氣象
故東南為會府江南以東諸郡皆屬焉朝廷選用刺史常以宿德老儒俊
人之臣以鎮故其施設條教皆有美蹟以見於時及其既去則遺風餘烈
猶熙熙然在人耳目樵子耕夫里巷之老或能稱道之好事者又圖其像藏
之于家濮陽吳仲庶以龍圖閣直學士來真是那一之日史畏二之日氏
懷事無鉅細從容辨於尊酒笑談之間遂能於閑暇時搜訪前人為治之
遺迹悉其零落而不復傳糴然思以表襮之因得民間所藏畫像自給事
中賈公而下凡二十有二人命善工毫於翠光亭而易其榜曰思賢堂
印印如大圭振振如白鸞纓冠束帶渺然有愛君澤民之意登是堂者則
必相像乎其為人蓬從而知向之治行得失之效以襲以革與時而独張之
則庶乎於此亦可以謀政矣以仲庶之才懿美守金陵固足以為良刺史
而猶憊憊憂慕音臂之不已且以告來者茲非樂善之君子哉仲庶嘗為

御史諫官數更藩府朝廷益知其能不久當去此則郡人又將憊其澤以
綴其次異時來者思仲庶猶今日之思衆賢也無疑熙寧二年三月鄭某
記強祠部集湯陰縣思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會稽陸公嘗為令湯陰
公去愛留久而民思思公不得見輒寓其情於物凡過公昔所居堂必徘徊
想像若有戀而不能去今令張漸伯因民之所慕榜其堂曰思賢去年
公解常山帥節移鎮全蜀過故治邑邑民歡呼焚香夹道爭拜馬首噫公
之不為邑久矣雖有餘風遺愛在民耳目其歡迎而望拜者未必盡當時
之人猶喜公若是使其人盡嘗親被公惠與其方去邑之時其喜若思宜
如何也公為詩以道邑民之勤漸伯并刊諸石始公能以善政使民思今
漸伯能名堂以慰民之所以思民之思止於跡漸伯能思公所以為賢而
復其實苟去而他日過此安知不能使湯陰人如望陸公於前日也陸公
字介夫名詵熙寧三年四月初六日記 陝州思賢堂記 奉訓大

夫古燕李侯知陝州之明年余適齊過之而見禮焉聞曰守寢舊以雅政
名自翰林高侍御更曰思賢既大書揭之願有記余謝不文且罷于行後
未遑也已而寄聲遠之不置乃不得終辭惟古人于盤盂凡席之屬皆有
銘欲其見而有堅請無間于有所事焉者耳名堂之義蓋取諸此間之旨者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

七

文王之在豐也使周文公為政于內召康公宣布于諸侯而江沱漢汝虞
芮之人莫不從化焉當召公之循行布政也時憇乎棠樹之下人忠公德
愛其樹不忍傷之甘棠之詩所由作也夫子取之垂示萬世予以見聖賢
盛德至善之致民不能忘與夫斯民秉彝好德之良心若是其至也此古
今每字之所同然况陝郊寔公他日分主西諸侯之境土其長民君子職
未承流宣化者宜其思公之深不能自己也高子可謂知言矣然君子則
非徒若民庶思人愛木而已也必思有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究夫聖賢
之治舉而措之民也夫召公所布之政即文王之政也即制田里教樹喬
謹庠序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凡天民之窮與廢疾無告者皆有常餼者
也今天子發政施仁大告萬方別淑恩問疾苦賑流徙罷虞衡恤俾獨廩
吏劬農勸分慮囚戢盜乘矜保惠之誠昭昭乎煥發天語之表無非為斯
民者真與文王異世而同符也哉要在臣下將明推擴以及元元使之久
職無他為上為君為下為民而已文王之政誠善得召公而後盡善故周
頌曰於乎前王不忘終歸美于上也所思若是其庶幾矣乎余於是又有以
賀陝之人將涵濡上之德澤于無窮又將見人之思俟復如召公矣嗣政

君子不替而有引焉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亦無窮也。侯名爵字公讓仕于朝以能名治陝有清惠云。大德癸卯九月望日記宋蘇頤遺集題楊氏思賢堂記楊公守臨汝僥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頤孤亭在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漱悟高大翦狐蒲識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潛然未替甘棠愛許論詩取善乃與為善見賢合思齊賢公平何苦愛士富者惟欲求田劉屏山集思賢堂詩懷薛令創始人何在空堂草棘侵衡門狐竄急冤枉蠹藏深羽化王喬舄歷昏子賤琴獨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孫覲詩題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扁榜銀鈎動襄題袞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蟠附依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鯢相國閑藩日樞庭放鷁時碧油來駐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違堂中有李白紀徐師州詩碑李忠定公詩王苟峯邊蕭史居拂雲松竹散扶疏妙年氣節慕前輩故老風流空結廬幸有江山供一覽自應圖史足三餘何時海內干戈息借我茅齋二賢堂

濡須志巢許二賢堂在巢縣風水山寶慶元年縣令胡焞建元一統志堂在饒州府二賢唐頤與著書

二賢堂

濡須志巢許二賢堂在巢縣風水山寶慶元年縣令胡焞建元一統志堂在饒州府二賢唐頤與著書

真卿宋范仲淹也舊在永寧寺之側中更毀廢今新建于郡治後圃之西范文正手植松之傍舊志郡治舊有慶朔堂范仲淹為守時所建洪邁記有仲淹手植九松仲淹詩有云慶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間年年憶著成離恨紙託春風管向來又云舊有思賢堂王十朋所建亦為二賢設也堂記云魯郡顏公文正范公皆以精忠大節留滯竹符其流風餘愛民到于今歌舞之及載得心堂取吳筠得江湖間人心之義為名又有退思軒俱在郡治皆范仲淹所建今併書之二賢臺下以存思賢之意云瑞昌志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興地紀勝堂在州學以祀鄉先生劉道原吳一翁樸州朝城志臧公被害司馬陳容奮然怒不忍見臧公被害發憤而起曰仁義豈有虛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於是俱被害時人榮之因築堂以祀之永陽志堂在滁州城南七里尤袤記興舊起廢者為政之先務思賢尚德者風化之本原也滁陽本淮甸幽僻處在全盛時不能當一大縣自翰林王公與文忠歐陽公以天下重望屈臨此邦二公不鄙夷其民滋養教育如撫幼稚方時太平晏然既不聞田里愁怨之聲因得日與斯民同樂於山巖水厓因自放於詩酒二公既去猶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懷公之德如懷其父母至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今如一日雖名公偉儒來守是邦者前後相望皆不敢與此兩人者或至人誦其詩家傳其像過其所經行之地亦必為之動容歎壯其愛與思之如此其深且久也始翰林樂具谿山之勝發於吟詠迨文忠益疏理泉石作諸亭於琅琊幽谷兩山之間而自為之記一時名士競為歌詩更唱迭和文獻之風播于中都由是除之為州遂名於天下先是除人繪翰林之像於琅琊山寺紹聖中曲阜曾文昭公作二賢堂于郡學西南其後邦人別建堂於州城之南七里歲時必祭自經兵火其堂與亭宇焚燬俱盡其僅能復建者醉翁一亭而已淳熙戊戌壽春魏侯作州之二年雖敵制織補縫室隙感信既行盜遁姦革年數荐稔帑積盈溢暇日登覽訪古道迹慨然嘆曰是邦兩公之祠鄉也而美迹堙沒祠宇弗治瞻敬之所謂斯民圖繪像設以慰邦人之所以思公者凡一泉一石經昔人之所題品必表何於是因郭續餘財撙節織悉經工庀材揆之以日復即故基載新祠室十二月戊申嚮之荒榛今馬軒檻櫛之危礧今為壘城財取於羸而用不費後出於卒而民不知舊觀悉還景物效奇除人父老來游宴嬉瞻望咨嗟如覩漢儀如見二公摩手拊之自建炎迄今五十餘年有廢未克舉至

趙禮部閑閑公家公葬之汴之東城作文以祭納銘於擴厥後其徒韓誠從葬於其鄉至元某年道士某等立祠於州之天慶觀而像事之以閑閑公金國高年之元老待正圓最深故以閑閑中堂而正圓侍座扁其堂曰二賢且慮後人莫知二賢之為誰宋徵言以識其姓名竊嘗聞我先人之言曰大定二十五年廷試大人相通汝祖閑閑是歲同榜登第以是恩之同年家之情好分義吾鄉之尚賢樂善二賢之文德人品俱不可辭閑閑之聲稱有耳者皆知之正圓以野服黃冠得與為友生前身後貌厚若是則其人可知矣天慶宮正圓受業之所閑閑之里門鄉井二賢精爽吾知其養也必矣矧道人庭宇松竹交蔭香火清潔終日無履聲鶴犬跡實足以栖神妥靈若以閑閑歸威儀之壇祭威儀之靈二篇之文刻於石則二賢堂之為誰顯煥慕白於千世矣奚待俚言之為贊其曰我乞言於子如子之說則記已竟矣謹受教人詩五首一代斯文百世師仙風道骨薛威儀同來同往同祠宇千載如生滌水涓滴仙人對生亡身誰與高風解寫真記得龍眠出塵手白蓮社裏見斯人淵明携手陸道士再到人間又幾時却恨吾身生大晚無緣間道往從之好賢奚止似繙香詞翰珍藏夜夢思圖畫恐難傳遠父竹林松逕起新祠白頭自笑說丈首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內者唐相梁公也歲久貌殘圯揭處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於世教者然也總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閑之石作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於京師廻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己去就有略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結耿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景隆不復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耻臣於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昔徵士卒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遠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揆其心則同蓋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各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瑞

會歸付之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烏可闢其說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又詩歛裳宵逝無三月待臯鳴琴滿五年與論行藏元有異比量心事本同然浴光力取虞淵日示貶忠疑甲子編千古新祠祠下月不應獨照二公賢而分光於後庭也

堂

輿地紀勝堂在上饒之廣教院祀東萊呂舍人賴川曾文清公之所也宋韓元吉南澗集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

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巖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行故比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於寺公以文章名於世而直道勁節不容於當路者屢居壁謗竟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為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士正人始得進用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

永樂齋卷之二十六

十一

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於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鐘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於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於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遠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於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芟舍之此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恩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恩者豈不足侔於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於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其位

兩賢

韓基記淳江府志堂在郡

治繪彭乘文同二太守

三賢堂

鎮江志縣令徐文度立邵秉校

辭蘇岸勉陳東赴京手帖在馬輿地紀勝堂在楊州軍學祠孫莘老秦少

游喬希聖杭州府志堂在昌化縣學之東廡宋淳熙中邑令錢致建奉許

蓮羅隱蘇東坡像元至正癸巳參政董博霄至邑破賊有功民為立像附

祠于三賢之傍臨安志孤山竹閣舊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像後廢

乾道五年周安撫淳即水仙王廟之東廡祠馬嘉定十五年袁安撫船請

于朝竊見本府三賢堂實為尊禮名勝之所攷之圖經更易非一其始孤

山廣化寺有白公竹閣因其遺跡而祀白公後人以東坡和靖附焉南渡

之後就孤山崩延祥觀遷廣化於北山路口僅移竹閣而堂廢不存乾道五年知府事周淙乃重建于普安寺側水仙王廟之東廡蓋取東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殊不知此詩之作特為和靖而樂天東坡併以配食大夫

本首况水德王儼居其中三賢俛居廡下郡守謁晴禱兩惟惶迫近固已

不敢安處而吏卒謚竄其踞自若慢賢滋甚何以祀焉竊惟三賢道德名

節震擢今古而祠宇未嚴何以崇教化而厲風俗又其勝蹟陳蹤咸在西湖孤山大堤之間今乃僻處巖阿與湖光夏不相接榛莽叢翳棟宇傾頽

位置尤為弗稱韶假守以來即欲更建未得奧窓搜訪久之近踏遂到廢花塢一所正當蘇堤之中前挹平湖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南北諸峯嵐翠環合遂於此地築壘基址且闢大庭與蘇堤貫聯鳩材命工建

立堂宇奉安三賢庶幾安靈得地復還古蹟都邑人士知所尊敬其祠堂

之外參錯亭館周植花竹以顯清榮績庶工役了畢製畫圖本繳申從之

又有堂三曰水西雲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吏部侍郎程珌為記

程珌塘三賢堂記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

極凡曰帝王之宅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帝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

五季之大梁其間迷遷曾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灔

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天開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

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先先派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

施化特先造至西京俗益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

晝顯行於遠路間間飾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官流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

戶之莫任折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戶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

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撫伏則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

或書於往謀商邑翼翼四方所觀波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塘眠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列今也。鷺鷀鷂尾星拱天。蘚宮闕。雀嵬江山。春吐雲橫。雉堞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侯之所聚。萬卉之所奔。齊增除器之流。懷材抱器。市脯青裳之革。並篤水鹽木觀。金瓠南閣北闕。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轡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消益廣。左酬石侯。斯夕不休。比歲以奉滋病。不治專唯令尹。破命四年。令修不煥。風行如偃萬戶。安紙於皎月。辟羲側立於層冰。微爝不驚寸。抱息垂靡。廢不起靡。敝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馬乃益。學田乃厚學。鍊學徒。蘭雅上。儕壁宮既而則又。曰今化既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昭策則嗚呼。得非禪煙之外。固有甚大者耶。厥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脩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為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守周侯深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僊水僊坐堂。三賢在廡。過者悲之。脫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逾年。得之。從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東木搖天。前峰如幕。清嵐張煙。十里湖光。一碧澄鮮。乃請于朝。命曰然。於是諱日程村。平幹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宮。裁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旗亭。徒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

雙澗袁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亨寧須封禪之無辭俊士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鲠之風襄知進而不知止者廉耻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盧千載之敗闕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隄姓兮于今反壁招二鶴以重歸兮去來于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戶兮寧和璞之重蓮有十三絃之可鼓兮豈不還虞氏之遺風玩吉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修菊之裝儂米者之能必葺兮則分兩席之西東韓虎題錢塘三賢堂著兩過林壑青青發幽香徘徊湖水邊路轉山橫岡朱門嚴古祠中有水仙王配食者誰子三賢坐高堂當年處士盧鬱然渺相望故侯白與蘇龍章照錢塘人生死即已姓字何芬芳修名肯自立隱德千古尤文章發政事首世胡能忘肉肴將魚昔更想冥鳴角徵官得休沐况復五月涼茲遵復勝踐不覺歌聲長徐恢詩六升酒仔記三賢尚有堂地連金色界廟接水仙王市井空陳迹杉松只舊行唯公識真意此處酒難忘錢塘遺事實慶丙戌庚樵戶京於三賢堂賚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叔溫州人宋宣和元年知龍泉縣三年睦賊洪再寇郡諸邑皆陷布稷殷然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夷樵趁酒城處州府志三賢堂沈希稷字濟為守禦計得監考場攝丞陳沔勇而知兵邑人國學進士葉植橐陵善謀

永樂大典卷七百三十六

十四

相與練鄉兵設險守隘後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涕泣邑人立三賢堂于玉峯寺以祠之赤城志景德國清寺有三賢堂謂豐干寒山拾得漳州志三賢堂祀常袞歐陽詹周匡物也元一統志堂在南山廻李白蘇軾黃庭堅也成都府志堂在故隆州郡治畫社工部蘇東坡文與可三賢像今廢一在縣竹縣以奉宋張丞相字文中允楊內翰三人也輿地紀勝堂在濱州城東北隅初祠彭祖附以莊惠二像歸州志堂在舊州治學中端平尼於兵火以屈宋文章冠宋公忠烈學者嘗致恭因以名江陵志堂在晉江縣學祠三賢唐賀肅公介舉少卿漸孫大監傅皆郡人也汀州蓮城志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韓郡守李徽猷華權郡王大夫杆皆以紹定平寇功也元一統志堂在汾州東十五里三賢者下于夏段干木因子方也一在西河縣東義安村十五里有金大定二十六年同知汾州節度使雷志碑記云祀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卜于夏以詩書經藝匡治國政所謂施法於民既平木以忠正之德復息而却秦軍可謂能捍大患因子方以道德禮義行之使上下親閭人安可謂以勞定國夫三賢者生則行道以足邦殘則垂訓於後世享一方之血食宜矣安福志縣學西廡有三

賢堂以祠王庭珪劉安世劉年彌有謝訃記大名府志堂在文廟之東南隅以祀狄梁公仁傑魏鄭公徵韓魏公琦今存遺址曹州志堂在本州三賢乃越范張秦穰侯魏冉漢憲侯魏相也宋崇寧中知廣濟軍范致明贊云昔我鼻祖霸越平吳名遂身退之陶積居賢哉朱公惟道之崇與而有是以從容有來魏冉貴戚之卿相泰封陶宗大厥聲賢哉穰侯明哲而智匪以畏客乃身之利賢哉憲侯好是正直名則有實吏則奉職我守此邦亦既見止顧瞻丘原想見儀軌闢室于茲因舊不侈名之三賢以警來商今廢江州圖經志堂在本州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彭澤縣附郭普明院有思三賢堂謂陶靖節狄梁公尉真人也武昌府志堂在武昌縣西宋寶慶元年知府陳允迪祠堂奉晉太尉陶威公彭澤陶靖節先生唐禮部侍郎元公襄陽志張漢陽龐居士孟浩然俱襄陽人謂之襄陽三賢元一統志堂在黃州郡學以祠內翰王禹偁文忠蘇軾忠獻韓琦文發一在漸水縣乃晉王羲之唐陸鴻漸宋蘇子瞻之祠故曰三賢堂在縣東三里綠楊橋清泉寺側歲遠久圮今遺址猶存南安府志堂在城內寶界法堂之北安奉元城劉忠定公鈞臺江公無垢張文忠公三先生俱以直言去國居南安寓寶界院淳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六

十五

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之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德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奉乃獨請嶺南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亦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顧氏草瓢之樂不可度哉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頰濱杜門却掃不忍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則三賢者豈以擅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擅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翛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蹟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入戶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錄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固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

水樂大典卷之三十六

十六

忻慕馬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爲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吳郡志仲并吳郡三賢堂記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游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織悉必舉前人遺蹟勝槩以次復馬第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蓋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傳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郡者邦人尊之曰三賢巖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榆材庀工百姓不知處一馬廻獨不爲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排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常公法當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爲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騎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寶寶督初元也首以公郡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宴詩鏡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曆壬子歲，真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祖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以師帥，吾民幸矣。廼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益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於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遷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創以簡中局，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每郡人繪前刺史吳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叙。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吳儼益。

改張達暇日召與語。往往延入卧内。從容款密。故公於民情無不察。南軒在桂月。兩詣學與講論。讀經致史之餘。延見父老。仍州縣各置鄉教諭。凡已過無不聞。民情無不達。蘇文忠謂張忠定治蜀似孔明。南軒平昔深慕武侯。嘗為之傳。先哲用心。如出一律。而李君又能表而出之。使來者敬慕。興起於無窮。抑亦見李君之用心。儻嘗為之說曰。儒者之政。所以大過人者。無他。明教化。厲風俗。如斯而已。後之君子。亦可觀政於斯。嘉定壬申冬十二月癸巳。朝議大夫復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善化縣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彊記。宋劉公是先生集序。丞相沂公。塋東里子產之壙。而與裴晉公鄰。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已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然為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繼衣之遺風也。歎贊曰。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今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者。相長弟。猶迹揆心。死而不亡。孰有古今。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未又歎測馬錢。塘草蠟集。過笠澤三賢堂詩三首。并序。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而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面。右瞰太湖。一望千里。萬工挽師。風韻雨吟。征人動故鄉之悲。遊子弄採蓮之歌。思音拂袖。故國扁舟五

湖者鴟夷之遠遊也。尊羹半移鱸魚白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遁也。後人嘉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詩曰。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煙波老。霸業功名一掃空。謂鴟夷也。鱸鱠白鮮盤玉縷。尊羹涎滑煮龍鱗。可憐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謂季鷹也。醉夢幾尋芳草渡。吟兔飛上月明樓。散人已出形骸外。肯作鄉聲効楚囚。謂魯望也。劉後村集。辭鄱陽三賢堂文。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蓄君之國。民益忤。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肅代間。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謝采伯詩題釣臺三賢堂。并序。嘉定癸酉六月既望。敬謁祠下。拜先生之遺像。見先生衣華陽之服。又有村姬乞靈之績。緣化香油之匱。竊為先生羞之。仰瞻堂額。題曰三賢。尤失釣臺專一崇奉之意。先生傲視千古。不滿一笑。今乃衣冠像。謬化為緇黃夷狄之流。千古之下。得無笑先生乎。僕發墳塋。膺叱責。肅衲。襯繡屏匱。為易匱榜。又將訪尋。間本正其衣冠。兒輩強作解事。想先生又當掀髯一笑也。輶帆謁肖像。衣冠非漢唐。翩翩掛佛旛。小橫求香油。肅衲資誕感。良為先生羞。後來躋兩賢。幾與逆祀侔。扁堂失本旨。貽誚

何時休盡歸白而長。是正茲謬悠。趙元鎮題謁松陵三賢堂。垂虹過高
嶼。左江右湖水。洞庭相吐吞。滄海迷涯淡。長波卷風雨。莽蒼窮南紀。人材
鍾秀頽習俗。禮清美。高風想三賢。足以振頤靡。一時挺孤標。千載照青史。
荒祠倚橋側。草草魚樵市。舟車往來衝。今誰踵前軌。我從都城出。萬事空
化矣。名跡有重輕。心期要倫擬異代。豈無人意欲從此始。山林與鐘鼎。一
決乃英偉。近聞北客言。兵戎纏筆記。誰能務採納。尚得扶藜叟。歸歟固風
心。寧作一身善。亦念征戍兒。白骨委荒壘。道路異秦吳。冤夢隔生死。江湖
信清絕。浮泛聊爾耳。却坐寫孤懷。悲風生綠綺。楊誠齋詩寄題廬山楞伽
寺三賢堂。呈南康太守曾致虛。山房牙籙三萬軸。六丁下取歸羣王。空
餘坡老柏木枝。雪骨霜筋挿雲屋。楞伽老僧懷兩賢。作堂要與祠千年。只
供清風薦明月。不用秋菊兼寒泉。江西社裏曾常伯。李家玉潤蘇家客。併
遣巫陽招取來。分坐廬山泉上石。北澗禪師詩禪鑿風煙。盍易分。一新丹
碧。權層層異時。三鳳鳴還止。舊約羣鷗喚得膺。虹繞砌雲尋水步。對侵簷
影似田塍。關心夜老梅花瘦。別有孤山樹上僧。劉克驊詩堂成土木。極精
華。住觀先生處士家。只恐三賢還一笑。不留隙地種梅花。元張之翰詩奉
賀西湖書院三賢堂成。寄呈容齋大叅。長慶風流數樂天。熙寧文采屬
此中林西所傳。上都州重修圖志宣和中。太守阮閔有四賢堂詩。蕭條

水樂齋卷之三十六

十九

坡仙若將南園詩人比。祇有西溪處士全。浚井築隄人老矣。登山臨水鶴
翻然。容齋辨此真奇事。合把三賢作四賢。蘇白知杭相後先。逋仙獨以
隱齊肩規模不減。四書院人品誰如三大賢。名塞乾坤無異議。光陽唐宋
有遺編。殷勤來奠新祠下。滴酌孤山六一泉。顧先生詩三賢堂廢西湖上
文廟重營氣宇新。若得雪江相配享。方知創立是何人。明宣仁皇后。元立

此中林西所傳。上都州重修圖志宣和中。太守阮閔有四賢堂詩。蕭條
遺像竹林間。政事豐碑字已漫。安得鄉人思惠愛。肯將循吏傳重刊。澗泉
日記張德遠。以冠忠愍富文忠。范文正公事為可法。使三公獲盡其猷為
則王業不止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故廬之側。
庶幾朝暮想像如見其人。朱晦翁狀之云三公之所為。適有契於其心也。
同時去國布衣莊治賦四賢詩以紀之。其後衡之孫潛作堂於家。蓋四賢
之像並祠其中。附四賢詩。吳興志堂在鎮寧樓之下。知州高衡孫因建樓。

四賢堂

忠州志。唐劉晏。李吉甫。白居易。易為刺史。陸贊為別駕。堂有

卷內。初宋孝宗朝李衡為侍御史。以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時給事中莫

濟不書敕。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與衡相繼論奏不報。四人

同時去國。布衣莊治賦四賢詩以紀之。其後衡之孫潛作堂於家。蓋四賢

即樓北虛地為小圃立四賢祠于堂所以景仰先哲。垂訓後來也。四賢乃內史王公太傅謝公忠烈顏公文忠蘇公皆郡之賢守云。圖經志宋章德象知玉山縣有惠政民為立祀。後封郇國公號郇公堂有戒約子文郇公堂後名四賢堂。慶遠路志堂在宜山堂之後。取馮京黃庭堅趙抃呂璡以名之。元一統志堂在平定州州治東北隅。至元二年創建。有趙閔閣楊文獻元遺山李敬齊四公遺像。眉州志堂在州學。繪文懿孫公及三蘇先生像。今廢。利州路志闕有思賢樓居水門之上。有張孟陽李太白杜子美柳子厚畫像。因以為名。涇川府志堂在郡學。繪濂溪橫渠伊川四先生像。滁州志堂在琅琊山醉翁亭之後。今存宋末晦庵集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故國子祭酒九江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為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馬曰。陳公洙師道白陳公師錫伯修白蔣公醉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為之肖像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為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扶持轉別白是非邪正。使為善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其功

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為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鰥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為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繪蕭公像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為嫁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某。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為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溥熙己亥二月己酉記。袁蒙齋集南康軍四賢堂記。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誌。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忠父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庵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俟其有意於風化者耶。濂溪年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康屯田為額。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祕丞亦落幕與時忤任遂不顯而晦庵在外不過九考立朝纏四十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為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做事洎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先寬澤物為已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祕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例終不為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晦庵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其形奏疏大抵排和議詆近背抑宦寺不餘遺力而至於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歟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頰白髮已追蓬蓽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烏虧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絜其身者奚啻骨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於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盧象秉與張方谷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而陳令舉與七山騎雙橫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為者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為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治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於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為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為叙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誌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於儒道之功用不為無補云爾曹彦約昌谷集普州四賢堂記 魯南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蜀並稱名藩大府或不敢望然一郡纏三邑地方廣纏二百里其博物洽聞綿章縉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敬艷文之以禮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于今其廢其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貞士甫益進之請寓公馬侯之助史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闡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橫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說使孔孟未言之教顯然於天下曾子子思親傳之懿懿然於人心則相與戶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擊可以無媿有堂而設諸學官使太師之為上者望焉而起敬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禮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鄧音固有以義起者夫以夫四先生者或足跡之

所嘗至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斬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據是豈歲時祭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彰其德哉。昔之為郡也介巴蜀間。鳳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為審。誦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為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以及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烝民。僅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爪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處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為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為可畏。為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淺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為富也。又非以其綺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為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為力行。力行之所以為致知以言修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風心哉。雖自今步趨於堂廡凜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遐息於屋漏。雖然四賢之蹟復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誠實於事。

永樂大典卷之三百三十六

二十三

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為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樞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為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敢。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黃池齋集鄂州四賢堂記。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右全。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捨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保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闢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徵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鍊者復

明馬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分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馬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官。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鄆州教授。而每通分符於門。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繼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原本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德安州志堂在應山縣西南三百九十五步。元兵焚。堂廢基存。魯中述記。繫

水樂大典卷七百三十六

十三

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聖人辭旨。豈空言哉。應山四賢。二宋二連之四賢也。舍于邑南。法興佛土。相與游好。六經沈潜。諸子講學。既富德業。日新。遂能擢巍科。濟艱仕。德足以化民。成俗業。足以開國承家。其出處淵源。其在本傳。應山之士。被聖人詩書福澤者。四賢漸染也。六一公張石叟。湯戶部王汝隆。四先生。皆有術焉。兵革之餘。堂雖圯毀。而四碑俱存。我朝廷任賢使能。首選守令。燕山從祀。士賢者來宰。是邑則斯堂。又日新矣。其始至也。詢故址。掃荒。撫基。之遺者。完之。碑之。仆者。起之。文剥蝕者。浚深之。又率一邑之善士。戮力鳩工。危甓堅石。物礎材木良上。棟下宇一如古製。堂成。令尹與士大夫之賢。時一交會。或談經道政事。或賡載錯觥籌。挹四賢之清風。穆如也。若夫春日遲遲。朱華綠蕤。觀萬物之發揮。一何其嬉嬉也。夏天岸中良苗。懷新觀萬物之舒伸。一何其欣欣也。秋宇空明。月白風清。樂萬物之向成。一何其繩繩也。冬雪飄零。農夫輒耕。惟萬物之儲精。一何其盈盈也。四時之景物。若是。四山之環峙。亦若是。升斯堂者。有弗思。四賢之德業者也。繇是知。富有日新之功。可久可大其庶乎。作新斯堂之志。因可槩見四賢堂記。首之繫辭。至正六年歲在丙戌。陽月吉日記。上統志堂在鈇山鵝湖寺晦庵先生。

朱文公傳。復齋先生陸文遠公九叔蒙山先生陸文定公九弟東萊先生呂成公九孫淳熙間相會講道于寺中後人思之為立祠堂今在寺法堂之西。晦庵先生二陸先生嘗賦詩蒙齋先生表公嘗為贊孩提知愛義知欽古聖相傳亦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疏錄卷。著意精微轉陸沉。琢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右復齋陸文遠公詩德誼流聞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蓋與度遠岑。舊學商量加粹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右晦翁朱文公詩墟墓與東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右象山陸文安公詩即心是道。勿助勿忘。參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折毫厘。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傳歟東萊氣象春融。相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闡以大。問學磨礪。其學伊何。萬折必東。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謾聞。顧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長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以爲和。不斷於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伏值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又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復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貶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庸耶。右袁蒙齋贊及贊說建昌府江志堂在建昌郡學孔子廟之右。傳燿記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個款。歷視齋室什物。必今如式。而裕馬命幕中上官。委焉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致其行能之進否。攷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盱江世多君子。有若季春伯。曾子。周王。輔之。鄧聖求者。宣其人。諸生避席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數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顧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爲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榜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遇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說亹亹然嗟磨懇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學之主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謂東嚴山人曰。公歸矣。倚以勤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為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為堂之意。以勿墮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克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而扁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人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為工。鈔掠為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沈人偽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處之意。而四賢者之英靈。亦且媿羞憾恨。冀諸君勿為之也。使者曰。君子之所以為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己。見於史華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奚容有論。姑為之記云。峽州志堂在州治二蘇歐黃是也。端平兵火不存夷陵志。范楷四賢堂記。峽有

者興起於其所尊慕而惟之以淑峩之士。以微峩之俗有餘矣。高侯其知所先務哉。侯名叔獻淳熙間前司農少卿。龔師藩閩莞之子也。視其所摹用建立足知能世其家云。用敬書之又從而歌曰。百世師表六一翁。茲歌惠政聲摩空。眉山伯仲人中龍。長江西社太史公。黃帽青鞋樂經從。合四先生遺清風。光皎衣被如長虹。西陵假寵何終窮。偉哉使君知所宗。高堂恍如對音容。為我解香銘其裏。千載一念將無同。寶慶丁亥仲春望日記。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讀官楷撰并篆額。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樞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書。清之弱冠游璧水。晚踰舍選上南宮。始得第一。客授夷陵宿春四千里。閱三艤。朓迺至。車未灌脂。肺偏尋先賢遺跡。摩挲舊碑。多歐陽充公詩什。一日抵黃牛廟。親見所謂石馬缺。一耳者。廟有蘇長公記文。碑石明潤。筆勢道逸。飛動與他蘇字不類。愛玩久之歸。而搜覽名勝所嘗題品之處。徒有林霏江月。野花岸芷相媚嫋於寂寞之濱而已。獨四賢堂者庶幾激清風而紀勝槩。猶足識峩人愛賢之私。而棟宇圮。酒觀者伊鬱去之餘十載。峩之夢。時一訪枕上。忽左史范公以記示余。且知高侯一新斯堂。忻然欲書之以滿昔年所不足之意。峩之江山清遠而風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六

二十六

俗淳古。余嘗攝郡。隻月獄訟闇然。郡有簡薄堂。每愛其名之不虛得於今。俟政成譽起。又能尊表四賢以寵靈月峩。萃江西蜀之秀而集有之。興刑所憚。風氣遷焉。自今志夷陵人物者。當奕奕改觀矣。余既喜堂之成。又以信侯之贊。因書以勉峩之人。丐刻于碑陰云爾。寶慶丁亥李春一日。四明鄭清之。撫州府羅山志羅鑑吳氏四賢堂詩。河汾續經罷。冰洒還清風。深衣大帶垂。身退道則豐。一編通言在。萬古無盲瞽。遺像今偉然。吾敬環溪公。元經濟學有用。寧與佑畢同。集英晨唱第。夕對蓬萊宮。儒林急淵源。不遺朔庭空。遺像今偉然。吾敬國子公。斯中興洪韓呂。文章之輝工密。年偏參請。一鎌直箭鋒。錦帳與畫戰。稽古似不蒙。遺像今偉然。吾敬吏部公。敬齊一則誣。傳自南軒翁。于湖金玉之。諸老歸下風。不使掌帝制嗟哉。吾道窮。遺像今偉然。吾敬司封公。鑑王十朋。家詩誰品鄱陽守。四人賢不知。如何克舜世。能使野無遺。

五賢堂

東家

雜記孔廟太夫人殿。由東廊以北曰五賢堂。孔庭墓安宣聖舊廟宅。魯國夫人殿後有五賢堂。輿地紀勝。祠獨孤及柳開李餘慶陳襄主安石也。堂在滁州琅琊寺內。翰王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曾文昭公。蓋盡于琅琊山寺中。後又刻東坡像為五賢。郡守張商英詩云。文昭文定與文忠。內

翰元之共四公正事風流俱第一。典刑人物更誰同。能詩只有東坡老。到處唯尋六乙翁。欲遣滁陽招作客。五星同聚此堂中。堂在臨江軍學講堂之西。繪翰林劉公敵中書劉公從中書孔公文仲禮侍孔公武仲金部孔公平仲之像。平江府志堂在講堂之左五賢謂陸贊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名臣言行錄朱晦庵乾道六年知南康軍立五賢堂奉陶靖肅劉西閭父季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江都縣志忠獻韓公時文忠歐陽公修集賢劉公校正獻呂公公著文忠蘇公載皆繪像設祠于平山堂淳熙十六年鄭公與別築屋于堂之東偏以是名嘉泰元年趙公師至一新繪像春秋祀之。紹定間以兵燼廢五年史公石之重建平山堂繪像堂上今存魯國志曹州四賢堂乃金山東東西路提刑使齊陰賀陽庭戶部尚書定陶任天寵監察御史東明宋明善舊曹州張特立昌武軍節度使濟陰周衡訓賦狀元東明王鷄鄉人為之立祠于州學內以申尊慕之意。岳州志堂在州學祀濂溪明道伊川南軒晦翁元一統志堂在泰州光孝寺內祠張發蓮繪范文正公仲淹富文忠公幼侍父為征官讀書于此又增郡之先賢胡侍講愛王內翰禹偁為五賢令堂荒廢程雪樓集洛西書院碑工既落成又購司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十六

二十七

冀左遷救雲坐免社稷是為見非必諫授邑不義上奸象繹傾宮可嫁天下將化盤遵肆縱當念三空黨锢死徙院儒何異竇氏臨朝初被寵獲覽節忻甫姥及群文常伏厥享請行天誅危言上聞凶人側目滿朝群臣畏害耽祿况凡東西如河之木仁為己任寧猶懼戮功雖不終義數頽俗徐孺子贊云 稲子居鄉少為諸生匪力弗食守道躬耕辟守方峻門無賓客一榻高懸坐來則設七舉廉茂五辟公府皆不屑就夫豈徒處帝谷三賢誰為優先角立傑出孺子有馬驛辟諸公而懷知己清酒矣難昂喪千里南州高士有道我推生舅一束謂莫堪之仕者行義居者求志共振高風式是百世 范武子贊云 武子名家好學多聞進不附勢見仰于溫醇晏崇虛淡素與文禍深采糾引坐消言我辭謂之既塞亂源言以述志位以行道粵自為邑亟興學校暨登牧守益明孔教俗尚禮樂人知忠孝志與道行世推儒效 常文明贊云 元和中興更多循良敷為第一世推武陽武陽臨民召父杜母其在江西功績最厚洪有災害民不知避軌圖去之自我興利有堤如截水不城齧萬尾鱗鱗邑居不焚破六百所溉田萬頃歲丁大旱五穀垂頽民或未勤以誘其訓旺巖其程卒用有成後四十年稚老歌思帝命史臣嘗歎聲詩章水首山西山義與詩永久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三十六

二十八

公名不磨 隆興元年鄧帥作重建于府治東北淳熙七年張帥子頴文從子府治東南今在府學殿門外併賢牧為兩祠宣城志宋王蓬五賢堂記 二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眺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唐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為五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至於唐亦非獨四賢也謝公住青山而守宣城觀其天際識歸舟之向非食煙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米石請惟有敬亭山之詩亦非謫仙人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非其時卒死非辜李公不及陪聞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清罷去昇州置折西觀察使于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莅之忠烈名存百世不泯白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直節見於諷諫遺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歲獨有高文大典流落外夷惟大曆貞元之間乾清坤夷號為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實就食於江水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祀不于其行事而于其文不于其仙而于其賢外設三楹內取一室青山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六

流水四面環達味河橫流浮圖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藉乎舊有二仙像。乃宋白公于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木之得劉汝進來自金壇因使求馬道過牛耳山瞿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氏祠堂也入室謁馬得其像歸與萬石合家詎知祠像之不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容縣郡志容為古粵地舊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為容州迄今六百平矣刺是郡者宋常之人惟五賢為稱者豈非鳳凰麟趾不常有所以為嘉瑞也歟唐代宗時有元次山身諭夷首綏定八州繼有王宏狀出則慕士與賊臺戰卷復僅守在高宗時有戴叔倫綏夷落赫著威名在順宗時有常大明與崇學校教民稼穡仁化盛行我建炎間有王慶曾思慕元子刻其儀表以使觀省蠲免升隕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著在青史盡人耳目宣易得哉客去朝廷極遠分符而主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一二唐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年有王慶曾出馬由慶曾以來六十餘年有碑公出馬譚公以來二十年馬公出馬察容六百年間丘賢之名得譚公而始彰丘賢之政得馬公而益顯思賢之堂雖廟於譚第止用小碑列其石位寘於壁間欽慕雖勤賞則未備未幾頃毀尺椽片瓦無復存者經八政而枯不介慮我公既至念其湮微鼎而新

之望其像而祠信五賢守之不易傳如鳳鳴朝陽麟遊林藪為治世之嘉瑞也抑嘗聞天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為未足又尚論古人謂其詩讀其書如正考甫之慕尹吉甫同馬相如之慕簡相如尚慨然企慕於數百年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深加而愛歟那公之盛平負倜儻英範之氣言天下事三相以為言賜對孝宗頗頌蒙加納今觀寫忠錄四十九篇其言精雅無非切中利病自欽仰滿待仰入對復論謁海蠻之丁稅罷廣民之拜擾乞復白皮鹽場意在於興利除害求以便民者念念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抵容下車之初創造郡學勸課農桑有古衡吏之風比之五賢實相伯仲故并述其大槩而記之使後之觀政者於此可以想見也嘉定元年冬至日記洛陽志翰林學士王焯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屋設康節達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肅致歲時香火之奉榜曰伊洛五賢堂神高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來京師篤不肖為之記乃吉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昭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雖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理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窺聖賢要奧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又苟於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

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則可謂之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維持道樞。深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倫踐復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而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遭未卒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賓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攷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惟元本自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構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無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抒術之智。俗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顧以移易風俗。勉助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英邁純粹氣象尚可彷彿廟而貌之。碑嚮之景仰高明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辭。顧於其間哉。收以不敢辭。友諒曰。昔朝人修歸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示後來。不為無例。碑曰。若拔後聖賢。則不肖年近衰老。顧於

永樂文獻卷千三百三十六

三十

筆硯雖有言。又奚能傳於後也。惟友諒先世烏洛中名士。其讀書慎伊蓮士版。可謂不墮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凡賢祠。今又創茲宇。庶幾有意修己治人者。非特要取其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茌平梁宣記。水南五賢堂。昉於翰林直學士郡人薛公。反諒而完於河南府路。經歷北平劉君。巨謙大德丁酉春薛公詢九真觀寔。康節舊安樂窩。守奉溫國司馬文正公。豫國程公。伊川新安伯邵康節。郡伯張橫渠。字而祀之。已懇翰林學士王公。憚記文值道士始允。終拒用。嘗初謀少東。繼得獨樂園故址。六畝。市之。起正堂三楹。其額迺翰林承旨劉公。賡奉勑書。復為東齋三楹。餘未畢而公逝。後無人主管。齋堂毀至元己卯。知事李殷。將復營葺。材具值汴首賊亂。中輒至正辛巳。知事李克恭。偕通城縣尉馬贊。即故基立堂。至正壬午春。北宜涖止。而劉君於內方繕。舊重構四齋。見山亭釣魚亭。前門共十間。齊坳鑿池溝。水注之。植養稚蓮子魚。仍葺新其堂齋。塗所謂五賢像。府上其事。置書院。設山長。用主祀以傳教。踰重九信宿。監察御史必申達而樵隱。公行臺陝西。過謁庭下。已而周覽。揖萬少廬氏。萬安伊闕。諸山轉顧。芒蘋如郭。俯窺荷底。游魚洋洋。圍源流。伊洛嵐霏。波影動搖。戶牖輕謂宜曰美哉斯堂。跡佳致興盛。

事子可發揚于辭。勤石以勸洛人宜因復之曰。古今天下之士為學為教。莫或遠於經史。蓋經以載道。史以載事。聖經有五易詩禮經而有史書春秋。史而有經。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焉。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之道而已。又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且洛邑武王之所定鼎。周公之所營治。其道傳於孔子。至孟子而失。天圣程子兄弟於河南紹絕緒明道學文運重昌。橫渠為二程外叔。東西歸正蒙擴前儒之所未發。康節隱居于洛。能以數推天地。陰陽遂知其變。著皇極經世。指易經為正鵠。此經學之興于洛也。司馬遷南遊。還適父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見於河洛之間。遵遺命。悉論其所次舊聞。曰。周公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今五百歲乃繼春秋。裁以己意。著紀表書。世家列傳為史記。以垂百世之法。溫公患歷代史繁重。遂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命續其書。久居洛下。專心史局。閱十九年。方始成編。神宗製序賜名。資治通鑑。此史學之興于洛也。而五賢者功于聖門。明道于叔世。甚大生而同居於洛。既而同祠於洛。宜矣。且洛處天地之中。而嵩岳上臨。鎮星其數皆五。五賢血食。于是邦。其理固若默定。難可以輕議。樵德請紀其言。于是乎書。薛公字友諒。文靖公玄之子。在路洋則為九賢堂。在伊闢則為平泉書院。在永寧則為洛西書院。凡闢繫吾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六

三十一

道者。銳意過如飢渴。其五賢市地修祠。屈於道士而無解心。卒得劉君竟底于成此。又吾之當告後學之當知。久恐湮沒。故并識之。雲宋呂南公灌園詩。漢唐相望向千年。此地追崇只五賢。器業不同流俗淺聲容。終得後人傳。壁間碑板敲新墨。砌下莓苔長野錢。何似深祠專禱歌呼士女日誼。聞臨邛記。宋宇文撰。東憲太傅楊公作三友堂于邛之火井。西憲察院頃公廣其意而為五賢。皆有詩以見志。夫山靜而水動。風清而月明。於此又有竹焉。虛中而圓外。有道有德者化之。二公或以為友。或以為賢。何也。蓋所謂友者。必天下之賢。所謂賢者。無過而不友也。愚不肖。固嘗見賢而思齊。求友而不抉。輒景仰二公之意。願與五賢為莫逆之友。故離而為五詩。若大泊然忘我萬態。一視而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於物也。非友也。非賢也。非不賢也。惟其適而已矣。庸詎知我之為物耶。物之為我耶。峭拔聳青天。巍峩鎮方圓。願與君為友。萬古長一色。右山。青泉出山下。到海流不息。願與君為友。果行而育德。右泉。清淡不媚春。挺挺凌霜雪。願與君為友。虛中而勁節。右竹。清風冷然來襟袖。皆披拂願與君為友。相見長及物。右風。明月麗青天。群星隱晶耀。願與君為友。容光無不照。右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三

永樂大典

重錄

卷七三三七

分
書寫
圖點藍生
董仲輅
校官修模
畫寫
圖點藍生
董仲輅
官修模
書寫
圖點藍生
董仲輅
總校官修郎
書寫
圖點藍生
董仲輅
諸大經
陳以勸
高
卷